

知识治理：起源、演进与研究路径

王健友¹

(1.南开大学 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摘要: 通过分析知识治理提出的理论和实践背景, 阐明该研究议题的基本内涵、理论渊源、研究取向和价值等基本问题, 为开展深入研究奠定概念基础。

关键词: 知识活动; 知识治理; 研究路径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在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 以知识为主题的研究成为近二十年来的热点, 企业理论、组织理论、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不同学科领域对知识共享、知识转移和知识创新等知识活动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知识治理是新近出现的研究议题, 其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和研究途径等有待进一步探索。作为一个新议题, 需要从其出现的背景和发展脉络中来理解其价值和内涵。本文通过分析知识治理提出的理论和实践背景, 阐明知识治理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并分析其理论渊源, 研究取向等, 为理解知识治理的内涵、展开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1 知识治理问题的提出

任何一个研究议题的提出都有特定的理论和实践背景。知识治理是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中, 由于理论和管理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研究课题。

从实践背景看, 20世纪8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知识运动”, 使知识共享、知识交换、知识创造等成为管理实践关注的焦点。很多企业都把知识及相关的人力资产等视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 把如何获取、利用知识作为管理的重点, 在知识管理上进行巨大投资。据CIO Magazine 2000年6月的调查, 全世界对知识管理服务(包括咨询、实施、运营、支持与培训)投资将从1998年的7.76亿美元到2004年增加至100亿美元。[1]为了有效管理企业知识资产, 很多企业建立了专门的管理部门, 设立了CKO、CIO等职位, 以推动知识管理和创新。很多企业引入知识管理项目, 期望实现基于知识的竞争优势。然而, 知识运动的蓬勃发展促进了企业知识管理的盛行, 但狂热的知识管理投资并没有给企业带来预期的收益。信息周刊(InformationWeek)的一项调查显示, 94%的公司认为知识管理对其经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Kleindl, 2003)。但据报道, 所有知识管理项目中至少有一半失败了, 甚至有人认为失败率高达70%(Rossett, 2002)。[1]

知识管理投资并没有给企业带来预期的收效。从企业知识存量上看, 知识管理没有充分挖掘和利用知识潜力; 从知识增量看, 企业没有适宜的组织机制来保证知识创造、维护和再生产功能。就企业本身而言, 对于知识特性、知识活动的特征、知识转移等缺乏足够的认识, 而在知识活动的组织和协调上措施不当, 未能有效应对知识分享、转移、整合难题。[2]

从理论背景看, 全球范围的知识运动引发了经济学和管理学学者的反思, 他们认为现有企业理论, 特别是交易成本分析, 不能有效解释以知识的获取、利用和创造等知识活动为中心的企业本质及其内在组织机理以及多样化的组织形态, 因而有必要重新认识企业本质和企业组织等基本问题; 同时, 知识管理与组织学习成为广泛的组织实践, 但相关理论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严重脱节, 知识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深刻的理解, 组织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领域的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有关治理的理论工具来分析企业内以及企业间知识活动的治理问题, 以揭示知识与组织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种背景下, 知识治理作为一个新课题

开始浮现出来。

2 知识治理的起源与发展

2.1 知识治理的起源

最早使用“知识治理”(knowledge governance)一词的是意大利组织理论学者Grandori (Foss, 2005), 其基本思想是以知识治理作为一般的企业理论, 超越和取代现有的基于契约和基于知识的两种企业理论。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的组织经济学教授Foss极力倡导把知识治理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把组织经济学、知识管理以及其他组织理论结合起来研究知识和组织之间的关系。Peltokorpi和Tsuyuki (2006)通过对日本前川制造公司的案例研究分析了日本项目型组织的知识治理问题。[3]Mahnke和Pedersen (2004)构建了一个知识治理框架分析跨国公司知识流动的治理。[4]de Moor和Smits (2005)以及Zyngier和McKay (2006)认为知识管理需要治理, 并分别提出了知识管理的治理模式(knowledge management governance)。[5-6]Choi等(2005)以社会人类学、社会交换理论为依据, 提出了知识转移的三种治理结构, 并称其为“知识治理”。[7]Antonelli (2005)运用信息经济学分析工具提出了局部知识(localized knowledge)的治理问题。[8]

2.2 知识治理的概念

Grandori (2001)虽使用了“知识治理”一词, 但由于并没有将其作为特定的概念, 因此没有明确界定知识治理的内涵。实际上, 她所谓的知识治理就是“对知识交换、转移、共享的治理”, 即对这一过程的协调和控制, 并把影响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知识交换、转移、共享的协调机制都视为“知识治理机制”, 例如3M公司内部专利制度、企业内部市场机制、企业间知识交换的“开放软件源代码”、“实践社团”等。正是因为多种多样的知识治理机制, 把企业内部的知识结点(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企业)以及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知识结点联系起来, 形成知识流, 需要采用不同的协调机制及其组合来协调知识结点间的关系, 促进知识的交换和创造。因此, Grandori主张用“知识治理机制”取代现有企业理论, 重新认识企业的概念和边界, 企业边界不能拘泥于现有的法律边界或基于认同的共同体边界。[9]

Foss等(2003)以及Foss(2005, 2006)从组织经济学角度研究知识管理问题, 受Grandori的启发, 利用“知识治理”来描述知识活动过程(包括知识的转移、分享与创造)与正式组织结构和形式及非正式组织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 认为知识治理就是选择某种治理结构(例如市场、混合组织, 科层)以及治理和协调机制(契约、激励、信任等)来对知识活动过程施加积极的影响。换言之, 就是选择适当的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结构和机制来最优化知识的创造、转移和共享过程。[10]Peltokorpi & Tsuyuki (2006)认为知识治理是以促进组织成员贡献知识为目的的组织机制和非正式组织实践的广泛集合。

Mahnke & Pedersen (2004)在研究跨国公司知识流动和知识创造与跨国公司治理结构选择的关系时, 提出了一个知识治理框架, 认为知识治理是对知识流动的治理安排, 其目的是支持价值创造。其中, 治理机制包括科层、共同体和激励三种形式。

Zyngier、Burstein和McKay (2006)从治理的基本含义出发, 认为知识管理治理(KM governance)指分配权力和资源, 审查、规制、监督、修正知识管理过程, 使知识管理战略得到有效实施。de Moor和Smits (2005)提出的知识治理框架(knowledge governance framework, KGF)是管理或治理知识或智力资产等无形资产的一种模式。

Choi、Cheng和Russell (2005)认为知识治理是影响知识转移和流动的治理结构, 他们从社会人类学角度提出交换(exchange)、合法资格(entitlement)和赠与(gift)三种治理结构, 这三种治理结构基于不同的社会交换原理, 在不同类型知识转移中各自发挥作用。

Antonelli (2005) 运用信息经济学分析工具, 对创新系统的知识创新进行了研究, 指出知识治理是通过一套制度、公共政策、公司战略、交易类型以及相互作用形式, 来塑造知识生产和使用的组织, 使这种组织具备某种 (例如创新) 特征。

这些知识治理概念源于不同的学术背景 (如组织经济学、企业理论、知识管理等), 着眼点也有差异 (如解释企业边界、知识管理效率), 但其共同点都是都认为知识治理是指选择恰当的治理结构或机制, 有效协调知识活动, 实现知识价值。表 1 对这些概念进行了总结。

表 1 知识治理的概念与理论依据

提出者及年份	概念与描述	理论依据
Grandori (1997, 2000, 2001)	对企业内与企业间知识的交换、转移、共享的治理	企业 (治理) 理论; 企业知识理论; 组织认知理论
Foss等 (2003); Foss (2005, 2006)	选择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结构和机制以最优化的知识的创造、转移、共享过程	组织经济学 (治理理论); 知识管理
Mahnke和Pedersen (2004)	知识治理是为促进价值创造而对知识流动的治理安排; 治理机制包括科层、共同体和激励	治理理论; 知识管理
Antonelli (2005)	通过一套制度、公共政策、公司战略、交易类型以及相互作用形式, 来塑造生产和使用知识的组织	信息经济学; 治理理论
de Moor和Smits (2005)	管理或治理知识或智力资产等无形资源的一种模式	治理理论; 知识管理
Choi、Cheng和Russell (2005)	知识治理是影响知识转移和流动的治理结构, 包括交换、合法资格和赠与	社会人类学
Peltokorpi和Tsuyuki (2006)	知识治理是以促进组织成员贡献知识为目的的组织机制和非正式组织实践的集合	知识治理理论; 知识管理
Zyngier、Burstein和McKay (2006)	分配权力和资源, 审查、规制、监督、修正知识管理过程, 使知识管理战略得到有效实施	治理理论; 知识管理

资料来源: 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3 知识治理的研究路径

目前, 关于知识治理的研究主要有两条主线, 一是作为企业 (知识) 理论研究的拓展; 二是作为知识管理的深化研究。

3.1 作为企业知识理论的知识治理

这条研究路径主要代表是意大利组织学教授 Grandori。Grandori 的“知识治理”思想

发端于她对当前盛行的企业理论的反思。Grandori (1997) 认为至少有两个原因使得当前经济治理结构的概念化难以令人满意，一是理论上描述的治理形式过少，只局限于市场、科层以及网络或混合组织三分法，这与现实经济生活中观察到的多样化治理形式相比显得过于简单；二是（治理形式）概念的不同质性造成比较上的重大困难。因此，需要将产权分配组合与协调机制集合进行合理匹配，以解释和分析多样的组织治理形式。[20]这里，她只是批判了治理结构分析的简单化，提出需要从“认知”角度重新思考企业治理形式的选择问题。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Grandori (2001) 根据已有的有关企业内与企业间知识的转移、共享和整合的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对现有企业理论提出质疑。Grandori 对交易成本理论、企业知识论以及它们之间的论争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两种理论都没有充分解释企业边界问题，因而质疑“是否存在企业理论”，因为基于科层的交易分析和基于认同 (identity) 的知识论分析都不能独立解释企业的存在和边界问题。Grandori 从分布于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知识结点之间知识交换的协调机制分析入手，指出由于知识差异 (knowledge differentiation)、知识复杂性 (knowledge complexity) 和利益冲突 (conflict of interests)，现有的知识协调机制都导致了知识治理机制的认知失效 (cognitive failure)。[13]因此，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在企业之间，为有效进行知识的转移、共享和整合，都需要采取不同的知识治理模式，以规制知识的交易；而知识治理机制及其组合可通过两个标准进行评价，即使知识持续交流的认知可能性以及在运用多种机制时的比较成本。因此，考虑到知识差异、知识复杂性以及利益冲突的关系，需要对各种知识协调机制进行组合以促进知识交换。她认为知识治理机制是协调企业内部知识结点之间以及企业内部和外部知识结点之间的各种治理机制的组合，这种知识治理机制突破了当前我们对企业法律、产权边界和基于身份认同的共同体边界的认识，从而能更合理地看待以知识交换为核心的“企业”。Grandori 把知识治理作为修正的企业理论，通过引入知识变量，来解释企业存在和企业边界。也就是说，知识治理机制通过各种协调机制及其组合，将企业内外知识结点协调起来，形成知识流，促进知识交换，这是我们应看到的“企业”，从而也就解释了“类市场 (market-like)”、“类企业 (firm-like)”等多种组织形式。

3. 2 知识活动的治理

知识治理研究的第二个方面可归结为运用已有的理论和工具来研究如何对各种“知识活动”进行有效治理，以提高知识活动的效果。这里的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管理、知识创造、知识共享、知识转移、组织学习等。主要包括两大类：

第一类研究探索如何运用组织结构和协调机制进行知识过程的治理。Peltokorpi 和 Tsuyuki (2006) 在 Grandori (2001) 和 Foss 等 (2003) 思想的基础上，对日本一家制造企业的知识治理进行了案例研究，指出项目型组织的知识治理机制，包括共识型科层 (consensus-based hierarchy)、共同的人力资源管理 (shared HRM)、绩效测量与成果控制三种机制在知识过程中的治理作用。他们所研究的样本企业——前川公司在知识治理的软性方面 (沟通、信任、管理风格以及组织文化) 和硬性方面 (指导、激励和报酬) 都支持了知识过程。Mahnke 和 Pedersen (2004) 在研究跨国公司内部和外部的知识流动和转移时提出了通过知识治理实现知识的有效使用和创新，从而创造价值的观点。他们提出了一个知识治理框架，指出多样的知识流动 (内部和外部、纵向和横向) 通过知识治理机制实现价值创造 (知识的再利用和知识创新)；而知识治理机制受到动机和认知挑战。动机挑战是指参与知识流动的相关各方出于各自利益而产生不同的动机，有可能出现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认知挑战则是指尽管各方有良好意愿，但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会导致交换复杂化。因此，需要选择合适的治理安排协调“动机”和“认知”，以促进知识流动过程，并实现知识价值。Choi

等(2005)依据社会交换原理提出知识交易过程的三种治理机制,即交易、合法资格和赠与。[18]这三种机制分别对应于不同知识类型和知识交易双方的关系。交易机制以经济价值为基础,通常采用价格协调的方法,主要用于技术、专利等其价值可以明确测量和评估的这类知识的转移;合法资格是指企业具有法律或社会允许的获取某种知识的资格;而赠与主要基于人际信任,知识交换双方的身份(如社会声誉、地位等)非常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自愿交流和分享知识。他们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跨国公司的知识转移问题。Antonelli(2005)将知识治理界定为制度、公共政策、企业战略、互动形式和交易类型的集合,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对知识生产和使用的组织过程进行动态协调。[19]之所以需要将这些因素组合起来进行协调,关键原因在于技术知识的生产是一个多元互动过程,涉及多方行动者,而且知识本身的一些特性导致知识交易具有成本。

第二类研究是在治理理论框架内通过权力配置等方式对知识管理本身进行治理。Zyngier等(2006)指出知识管理的治理在知识战略的实施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知识管理治理通过决策权的合理配置,使知识管理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知识获取、知识品质的维护、资源分配等得到恰当处理。知识管理的治理过程包括审查、规制、监督和修正知识管理过程。在组织治理框架下,知识管理治理有助于知识战略的形成和实施。[16]de Moor和Smits(2005)运用系统动力学思想提出了知识治理框架(knowledge governance framework, KGF),即治理知识资源和智力资产的一种模式。这一框架界定了知识管理各项要素之间的依赖关系。[17]

3.3 知识治理作为独立研究领域

组织经济学学者 Foss 极力倡导将知识治理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Foss 和 Mahnke(2003)指出,当前的知识管理需要组织经济学的支持,组织经济学观点的引入有助于深化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受 Grandori 的启发,他们提出并倡导知识治理研究,认为知识治理研究是知识管理的拓展,是将知识管理与组织理论结合起来的桥梁;认为知识治理就是选择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结构和机制,以最优化知识的创造、转移和共享过程(Foss 等,2003)。但知识治理的基本概念、分析单位、理论基础以及与知识管理和组织分析的关系尚有待进一步研究(Foss,2005)。

Foss(2005,2006)认为,知识治理是跨组织经济学、知识管理、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事实上,他对知识治理的认识也是从最初认为应运用组织经济学(特别是交易成本分析)的逻辑来研究知识管理中所忽略的问题,发展到后来认为应把知识治理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从知识角度来理解组织,进而把知识治理简单描述为以经济效率为解释原则,来揭示各种特征的知识交易与各种治理机制之间的匹配关系。知识治理主要依据的是组织经济学,同时也考虑个体动机和认知、交易的具体维度以及治理机制的集合。[11-12]其分析起点是运用治理机制,如组织结构、工作设计、激励方案等,影响和指导知识活动过程(知识的分享、保留和创造)。

Foss(2006)认为,知识治理应坚持以微观(行为)为基础,即以个人行为及其互动为基本出发点,来分析治理机制如何影响人的行为进而影响知识活动过程。Foss(2006)以个体为起点、以经济效率为原则,提出了知识治理的三个研究议题:第一,考虑到动机的动态复杂性,不同类型的激励(系统和强度)对知识分享、整合和创造的影响有多大?第二,什么形式的治理机制组合最能够促进企业内和企业间的知识活动过程?第三,知识活动过程中独特的组织风险和交易风险是什么?如何运用治理机制来防范这些风险?[3]在此基础上,Foss 提出了知识治理研究纲领:以微观行为为基础、以知识交易为分析单位,对知识交易进行具体化,进而分析知识交易引起的组织风险并选择适宜的治理机制对这些风险进行防

范。

Becker (2006) 基于知识特性提出了知识治理需要研究的问题。他认为, 由于知识本身具有隐性, 主要由知识拥有者持有, 而他们是否愿意运用和共享知识, 需要依靠内部动机。因此, 如何诱发知识拥有者内在动机, 是知识治理的关键问题。

4 结束语: 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意义

当前企业竞争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创新能力。我国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体制改革, 已经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实力。然而这种竞争力主要依赖规模和低成本优势, 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 在创新能力等软实力方面存在相当差距。因此, 如何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是我国企业下一阶段发展的重要课题。问题在于, 我国企业创新的根本在于创新的动力不足。知识治理则是通过特定的制度设计, 激发、诱导知识拥有者参与知识活动的内在动机, 来促进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活动。由此可以认为, 对知识治理开展深入、系统地研究, 以知识治理为理论分析工具, 来认识企业的知识性质, 知识分工带来的知识协调、整合、互补、知识搜寻、知识创造等知识活动及其组织形式和组织机制, 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知识利用、知识开发、知识创造等知识活动的内在规律, 为企业高效利用和开发知识、实现创新提供理论指导。对我国企业实现自主创新动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Call, D.. Knowledge Management—Not Rocket Science[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05,9(2): 19.
- [2] 王健友.知识治理研究[D].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 [3] Peltokorpi, V, and Tsuyuki, E.Knowledge governance in a Japanese project-based organization[J]. *Knowledge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06, 4: 36 – 45.
- [4] Mahnke, V, and Pedersen, T. 2004. Knowledge governance and value creation. In Mahnke, V, and Pedersen, T(eds.). *Knowledge flows, governance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3 – 17.
- [5] de Moor, A R E M, and Smits, M T. 2005. An indicator wizard for the knowledge governance framework. Progress report of the METIS project, Tilburg University.
- [6] Zyngier, S, Burstein, F and McKay, J. The rol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governa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y. *IEEE: Proceedings of the 39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2006.
- [7] Choi, Chong Ju, Cheng, P, Hilton, B, and Russell, E. 2005. Knowledge governance.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9(6): 67 – 75.
- [8] Antonelli, C. 2005. The governance of localized knowledge. *Working Paper*, No. 02/2005, JEL Classification O30; O31,.
- [9] Grandori, A. 2001.Neither hierarchy nor identity: Knowledge-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5: 381 – 399.
- [10] Foss, N J, Husted, K, Michailova, S, and Pedersen, T. Governing knowledge processe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 *CKG Working Paper*, No. 1/2003, Center for Knowledge Governance,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 [11] Foss, N J. The knowledge governance approach[R]. SMG Working Paper, No. 1/2005, Center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Globalization,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 [12] Foss, N J. The emerging knowledge governance approach: Challenges and characteristics[R]. *Druid Working Paper*, No. 06 – 10, Danish Research Unit for Industrial Dynamics, 2006.

Knowledge Governance: The Origin, Evolving and Approaches

WANG Jian-you1

(1. The Research Center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e background of knowledge governanc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ion, theoretical sources, research orientation and value of knowledge governance as a new research issue, the aim is to facilitate the further study of knowledge governance.

Key words: knowledge activities; knowledge governance; approaches to research

收稿日期: 2007-08-1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05320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672030); 南开大学“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企业管理与制度创新)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王健友(1967-), 男(汉族),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